

名家小品 自選系列

MINGJIA XIAOPIN

ZIXUAN XILIE

張中行小品

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

張中行小品

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

名家小品自選系列

(京)新登字 156 号

名家小品自选系列

张中行小品

出版者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发行者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(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)

印刷者: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

开 本:787×960 毫米 32 开

字 数:217 000

印 张:14.75 插页 2

版 次:1992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1993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

册 数:2 501—5 500

书 号:ISBN7—300—01387—2/I·92

定 价:7.60 元

自序

人民大学出版社王小琪女士来，说希望我把多年所写散文随笔之类选出若干篇，集为一册，名为某某人小品，他们想印。这年头，识几个字，有时不自量力，率尔操觚，也想变成铅字，得点小名小利，许多人都知道，大为不易。出版社有刊印之权的人找上门，自是天大的喜事，无论依理依情，都应该欣然表示遵命。可是我有些踌躇。原因之一是怕没有人看，如果竟至没有人看，自己丢面子，也对不起出版社。王女士说，这我不必管，他们心里有数。接着来了第二个问题，大而且难，是买主上门，言明买小品，我的货架子上有吗？

这就需要多想想，也就不得不多唠叨几句。何谓小品，或小品文？像是集体，如某种规模的文联、作协之类，个体，某文论家、某作家之类，都没有立法或立论，可据以分辨，这样的是，此外的不是。无法可依，就只好自己捉摸。而一捉摸就发现，原来问题并不简单，追究，也许旬有五日后返，一看，眼睛还是横在眉毛下。但追究总是不可免的，那就先问问名称的由来。据我这孤陋寡闻所知，小品一名，始于六朝的翻译佛经，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，“殷中军读小品”，刘孝标注：“释氏辨空，经有详者焉，有略者焉，详者为大品，略者为小品。”如般若部，鸠摩罗什译，有《摩诃（义为大）般若波罗密经》，二十四卷，即原题《大品经》，又有《小品般若波罗密经》，原题《新小品经》，只有七卷。这样的小品有凑合义，所以地位和价值都不如大品。如慧皎《高僧传》记竺道生事，说：“六卷《泥洹》（也译涅槃先至京都，生剖析经理，洞入幽微，乃说一阐提（不能成佛）人皆得成佛。……后涅槃大本至于南京，果称阐提悉有佛性。”可见品分大小，起初只是详略有别，内容并没有两样。其后，光阴如白驹过隙，一晃到了晚明，公安、竟陵反前后七子的复古，主

张以自己的文笔直抒胸臆，并且身体力行。这样写成的文章，与韩柳的《原道》《封建论》之类相比，题材由庙堂迁到村野，写法行云流水，无拘无束，甚或杂以嘻笑怒骂，当然会为正襟危坐的道学之士所非笑。而写者呢，不只自以为是，而且自以为高，干脆胆再大一些，树旗立帜，由和尚那里借个名堂，称自己的这类作品为小品，如王思任有《文饭小品》，陈继儒有《晚香堂小品》。这样的小品，特点是多写自己的情意，少谈圣道一类的大道理；一般篇幅短小，组织随意；语言也尽量从心所欲，不用唐宋八家的。在传统文的大流里，这样的小品还有个精神的特点，是“野”。野，总是与“文”有距离的，所以虽然有些人拼命写，有些人（包括后代的）或高或低地喊几声好，胳膊终归扭不过大腿，如有清一代二百多年，登上文坛的仍是桐城、阳湖，而不是什么小品。又是光阴如白驹过隙，一晃到了文学革命之后，文言一打倒了（谓不再通行），孔家店打而时倒时起，人的笔下自然也要变，于是而晚明的小品有了复活的机会。这是说，有人印晚明的，有人用白话学晚明的，还有专收小品的期刊，如三十年代林语堂主编的《人间世》，刊名下就有个

小注，曰“小品文半月刊”。林语堂，近些年臭名渐渐为香所代，其所谓小品，可否看作可依之法？如可，我闭目再思，也有利和不利两面：利是以之类推，除了若干万言的大部头书和正宗的议论文之外，几乎任何单篇的都可以算；不利呢，是杂则难纯，看了几期，各种类型的挤在面前，人家问小品文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，只好答不知道。

此路不通，不得不换一条。这是由纵而横，用与近亲近邻比较之法。计可以找来散文、随笔、杂文三种。散文由西方进口，与诗歌、小说、戏剧鼎足而四，可算正牌文学作品。小品能算吗？西方写散文的名家，如法蒙田、英兰姆之流，远水不解近渴，单说举目可见的，有些人，有些篇，恕我用比喻法，是挑帘之前，涂脂抹粉，挑帘之后，扭扭捏捏；写小品似乎可以不这样。这是说，小品与散文（可能）有别。与随笔呢？查三代，不同，如宋洪迈著《容斋随笔》，是也板起面孔讲经说史的，这真是随着笔（其实是随着思）走；晚明人写小品显然不是这样。但异源也未尝不可以同流，且说流到现在，林语堂往矣，不再有期刊标明收小品，可是有《随笔》，所收不能称为小品吗？这虽然要去问编者大人，但推想，摇头，断

然否认是大不易的。还剩下杂文，麻烦更多，几乎都来于杂，比如以情为标准，举两远端的，一端富于情，一端如鲁迅之杂感，只是一枪刺去，都可以算吧？小品的家业似乎不能这样大。

总之，纵看横看，说来说去，还是画饼不能充饥。这饥是我的一些零篇拙作，近于谈闲话的，能不能算作小品；或哪些可以滥竽充数，哪些不能。不得已，只好向我的学生范锦荣女士求援。她熟悉随笔一类作品，也写这类作品，又因为年轻，思路清晰敏捷，还可以加上旁观者清，推想必可以化难为易。我把可考虑的多篇，包括一些未发表的，都交给她，说明出版社的要求和我的困难。她很负责，先定去取的标准，是写之时，重点是抒发情意，写之后，读者会感到有些情趣的，收，否则不收。然后她细读一过，把收与不收的分作两堆，交给我，并说明去取的理由。果然旁观者清，分得泾渭分明；而且给我壮了胆，一时觉得，收录的这些，真可以算作小品了。语云，一客不烦二主，干脆求她再费些力，把编排、剪贴等事也包下来。她还是慨然应允。不久，编排完成，她说大致是以意、事、人、地为顺序；每一类之中，题材有较近关系的排在一起。我觉得在这方面，她

考虑得也比我周密、得体。其后是剪贴，事琐碎，她费力也不会少。但都比我估计的时间短得多就完成了。书稿成，我算了算，所得实在太多，除了坐享其成之外，还可以捞个会写小品的美名，所以不能不向她表示深深的谢意。还有一点，这里也说一下，是选了七十篇，我担心太多，她说，不想看的，篇幅再少也不看，想看的会欢迎多收一些。我希望她幸而言中，如果真就言中，我谨在这里，向未知数的捧场读者，也表示深深的谢意。

辛未残腊祭灶之日于京郊燕园

目 录

- [1] 无题
- [10] 蓬山远近
- [19] 梦的杂想
- [27] 神异拾零
- [32] 幻境和实境
- [37] 神游一例
- [41] 彗星
- [49] 错错错
- [54] 安苦为道
- [61] 食无求饱
- [70] 关于识荆
- [75] 犊车驴背

- [83] 吃家乡饭
- [90] 案头清供
- [95] 剥啄声
- [100] 欲赠书不得
- [105] 赋得读书人
- [111] 挥泪对藏书
- [118] 由旧书想起的
- [124] 机遇
- [135] 记忆
- [143] 关于反观乎己
- [149] 自嘲
- [159] 自祭文之类
- [170] 难得糊涂
- [181] 直言
- [190] 献丑
- [197] 脸谱
- [204] 前见古人
- [214] 由吴起起的东拉西扯
- [223] 关于贤妻
- [231] 也说一件小事
- [235] 刘叔雅
- [240] 悼念俞平伯先生

- [245] 诗人南星
- [255] 祖父张伦
- [263] 怪物老爷
- [271] 杨舅爷
- [279] 刘舅爷
- [284] 庆珍
- [287] 邓念观
- [291] 孙以悌
- [296] 刘佛谛
- [301] 李朝瑞
- [307] 王门汲碎
- [314] 银闸人物
- [319] 东谢西谢
- [325] 家乡三李
- [331] 红楼点滴一
- [336] 红楼点滴二
- [341] 红楼点滴三
- [347] 红楼点滴四
- [352] 红楼点滴五
- [357] 北大图书馆
- [364] 府院留痕
- [371] 沙滩的住

- [377] 沙滩的吃
- [382] 农事试验场
- [388] 我的琉璃厂今昔
- [396] 名迹捉影
- [403] 圆明园劫灰
- [409] 药王庙
- [418] 崇效寺
- [423] 广化寺
- [428] 隆福寺
- [435] 香冢
- [438] 鬼市
- [443] 起火老店
- [450] 东安市场
- [456] 东来顺

无 题

一位比我年岁大的朋友来信，说今冬身体不好，有时卧床，想到与“老”有关的一些问题，觉得佛家列老为四苦之一，还未免把情况看得太简单了，即如他，所感到的常常不是苦，而是难，至于怎么难，也很难说。我复信，说也有此种无着落之感，对付的办法只能是祖先留在俗语里的，“耳不听，心不烦”，换个全面而精确的说法是：尽力求不见，不闻，不思，顺日常生活习惯之流而下。信发了，静坐一会儿，“思”不听话，硬找上门，才发现复信所云，即使不好说是自欺欺人，也总是站不住脚了。想得很多，于是旧病复发，也想说说。拿起笔，先要标题，为了难。浮到心头

的有一些，如“老者安之”，近于吉祥话，不合适，“关于老年的想望和实行的两歧”，过于缠夹，又字数太多，也不合适，“大红牌楼之梦”，离诗太近，离实际太远，又点不能代面，更不合适，总之，难于找到个合意的。正在此时，灵机一动，忽然想到玉溪生，于是学他以无题表难说的妙法，也以“无题”为题。不过题虽无，内容却有个大致的轮廓，是围绕着老的难而胡思乱想。能够想出一些道道，当然好；不能，摸摸底，甚至知难而退，也好。

关于老，也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，在想想、说说、写写的范围内是一回事，在现实范围内是另一回事，前者容易而后者难。容易的也可以说说。《庄子·大宗师》说：“大块载我以形，劳我以生，佚我以老，息我以死。”其中说到老，认为可以换来“佚”，很乐观。真是这样吗？这要看所谓佚是指什么。庄子把佚放在劳之后，可见所谓佚是指“不劳累”，其意是子孙成了人，把生产重担接过去，自己就可以闲散享清福了。佚还有“安”义，性质或所求就高多了。安有身心之别：身安是没有被动的劳累，没有病苦；心安难说，不得已，只好用一句废话形容，是感到这样正好，不再希求

什么。但身心紧密相连，身不安必致成为或表现为心不安，所以昔人说所求，常常不提身而只说心安理得。为了化复杂为简单，我们不妨把佚的二义分开，说不劳累义主要指身，安义主要指心。这样，用现实来衡量佚我以老说法的对错；显然，用不劳累义，对的可能性就大一些，但也不能完全对，因为世间很复杂，就是有了退休（高级的曰离休）制度的现在，也总会有老了还不能不靠劳动挣饭吃的；用安义，对的可能性就小多了，因为，上上人物如曹公孟德，还不能忘怀于分香卖履，等而下之的凡人就更不用说了。这期间还有个情况，也要说一下，是老与死关系近，于是随着老而来的就常常不是佚，而是怕，怕一旦撒手而去，黄金屋，颜如玉，都成为一场空。不过，依我们神州的传统，死是必须忌讳的，这里也就只好说与死无关的老。可以不劳累了，或说有了佚的条件，而心偏偏不能佚，如我那位朋友，我，以及无数的同道那样，怎么办？或至少是，怎么解释？

理论上或想象中，心安可以有两种状态，虚和实：虚是无所想，比喻说，寂然不动，所得自然是安然；实是有所想，而且是专注于什么，这

就成为不游移的定，所得是另一种安然。昔日的圣哲，有不少是推重前一种安的，《诗经》说的“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”，老子设想的“虚其心，实其腹”，禅宗设想的“自性清静”，都可以归入这一类。但这种心理状态，近于无梦的睡，可能吗？证验，很难。例如十几年前，我在张家口，秋阳以曝之的时候，多次看到，五六位男老人坐在街头商店的檐下，不视不语，安静如参禅，我曾想，这大概就是老子所向往的虚其心吧？但继而一想，也可能不是这样，因为人不可貌相，比如其中的某一位，也许正在为儿媳的发脾气而烦恼，那就是身似安而心很不安了。总之，至少就得天不独厚的人说，求心安，走虚的这条路是既大难又没有把握的。

实的路呢？有多种。想分为两类，曰进取，曰保守。先说进取型的，可以名为“老骥伏枥”。孔孟所代表的儒家走这一条路，不服老，所以说“不知老之将至”，要“知其不可而为”。为，心有所注，有时还会想到有志竟成之后的所得，总可以心安了吧？儒门之外，走这条路的也是无限之多。廉颇流亡到魏国，“一饭斗米，肉十斤，被甲上马，以示尚可用。”这英风使千年后的辛弃疾还